

說些老實話

「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葛浩文

·作者簡介·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現任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熱愛中國文學。曾和殷張蘭熙女士合譯「尹縣長」，著有「蕭紅評傳」。新近譯完黃春明短篇小說集「溺死一隻老貓」，今年十月將由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出版。

葛先生目前進行蕭紅長篇小說「馬伯樂」之英譯及「蕭軍評傳」之撰寫，預定明年春天和鄭耀宗先生合譯姜貴長篇小說「重陽」。

一

近幾個月來因學校的事情比較忙，加上很多如翻譯、校對、寫作等工作，似乎很少有時間安安然坐在書房或客廳裏看小說；臺灣近年來的新小說也不例外。偶而在報紙上或雜誌上很快地看一、兩篇——如「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裏的「城裏城外」及「賴索」

。這兩篇是我來臺前所讀過的小說——但只不過是「走馬看花」，實在無法慢慢欣賞、斟酌。

如今情況就不同了，因為獲得機會來臺渡假，突然間有的是看書的時間（第一，沒什麼別的重要事情要幹；第二，天氣太熱，常常在屋內設法避暑），這一、兩週來不但在各刊物上看了不少好作品，也有機會讀到季季小姐編的「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因之得到對去年短篇小說情形較為深刻的印象。我在本篇短文內想表示我對該書所收集的十二篇由不同作家所寫的短篇小說的感想——這絕對不能算什麼書評，只不過是我讀後的反應加上我的一些膚淺的結論——請讀者看看臺灣小說對一個愛好中國現代文學的美國人所給予的印象。

二

應該先由編輯目標及方式說起吧。「書評書目」出版社的「年度短篇小說選」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因此，讀者對這一系列書的瞭解，恐怕比我清楚多了。但我願意說，編這樣的書，為一般愛好文學的讀者挑選一年的十來篇良好而有代表性的作品，不是一件

容易辦的事。說老實話，我本人通常不怎樣看這種選集，原因是往往顯得太雜，而只由一個作家的一、二篇作品試認出他的風格、技巧、思想等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如看長篇或任何作家個別出的專集。但我也知道這樣的集子也有其無可否認的好處：一般的讀者因為一天到晚忙著謀生、選課、考試、生活，並沒有時間看那麼多的小說；這也並不是壞現象。而對文學特別敏感甚至於專門搞文學的人（作家、評論家、編輯、老師們）而言，這種集子如果編得好，會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年度的文藝思潮可由此得到一個概念，或為了文學課程可把它當作一種教材。

對編者來說，這項工作又辛苦，責任又重大，為了挑選極具有代表性並有相當水準的作品，再加上範圍應稍微廣泛，撰稿的作家也應該代表各界人士——男女老少，本省外省華僑，故非得花很多時間去看一年內所代表的數百篇小說不可；而選好後再得花工夫找有關作者們的資料，寫出簡單的評介，實在不易。

三

至于「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我認為編者季小

姐基本上都滿足了以上的條件。集子內，各界的作家都有，取材、文筆、人生觀等因素都有代表性；雖然每篇小說的功與過各不相同，但籠統的看來，水準都很不錯，可說是一本很成功的選集。

我認為在這樣的選集裏，編者的序言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讀者不但想從序言裏知道編者的編選重點和標準，也要知道全集所代表的文學思潮和社會變遷等等。季季小姐在序言內不但簡略的介紹入選的十二篇小說及其特色，也詳細分析一年一度的小說所探看的社會問題。此外，她說：「以三十年作爲一個世代來回顧，是我這次的編選重點之一。」也是這本書的特色。

關於六十八年度的小說，題材方面，季季小姐特別歸納出這一年度小說家關切的六項問題，這樣做對讀者有相當的方便，也可以說明序文在這本書中的重要性。

這本選集選入的十二篇小說，每一篇都是獨立的單位，都很值得我們各別來推敲。不過因爲篇幅的限制，我在這兒只想極爲簡單地介紹或提及每一篇，隨後以其中幾篇我個人特別喜歡或認爲是比較有爭論性的作品加以詳細的評介。

本來想先把十二篇分類一下，以爲這樣做對讀者或許方便些，但又一想，這樣的做法本身就有問題：第一，大家所習慣用的類型，如鄉土小說、社會問題小說等等，往往引起不同的反應或見解，第二，說一篇小說屬於某一種類型時，就等於說它不屬於任何其他類型，這樣便把文學作品看得太單面化，對文學的瞭解與欣賞有害而不一定有利。

當然，說葉言都的「高卡檔案」是篇科幻小說，胡迪菁的「譚靜」代表大陸的「傷痕文學」是不成問題的，但如說廖蕾夫的「竹仔開花」屬於鄉土文學，吳念真的「病房」算爲「暴露文學」，則是過於膚淺的批評方式。因此，我在此就以每篇作爲一個單位，不作任何分類，就簡單地討論這十二篇小說。

四

集子內第一篇作品是白先勇八年來唯一發表的小說「夜曲」，寫的是華人在異國在心理上的痛苦（主題外還有兩個副題，即舊戀人的復出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描寫）。讀者都知道白先勇很可能要算爲近代中國最有成就的小說家，他寫作的技巧、用辭、

心理上的分析等方面都不亞於任何國內外的名家。我本人認為「夜曲」雖然在用辭方面，人與物之描寫都很特出，但該篇不能算爲白氏的力作。結構稍欠緊湊，說服力量（或說它的可信性）不够，整篇顯得不够自然，有點勉強，比不上作者在「臺北人」、「紐約客」系列裏的代表作品。白先勇寫「夜曲」時，也同時在寫他迄今尚未寫完的第一部長篇「孽子」。白先勇曾說他的寫作習慣沒法同時進行兩篇作品，因此，「夜曲」沒法達到他以前的短篇水準，並不就說明白先勇的短篇已退步了。

另一篇以國外爲背景、以民族意識爲主題的小說是王璦的「再見南國」。據編者的看法，這篇「是近幾年來，以中日關係的過去和現在爲背景所寫的小說中最好的一篇」。這句話的確實性我無法判斷，因爲其他類似的小說我都没機會看。不過編者對該篇所指出的弱點，如「文字顯得有些拖泥帶水」、「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未能把『自我』抽離出來」一類，我完全同意。再加上該篇有非常濃厚的浪漫色彩——女主角是山地姑娘、黑社會頭目及其流氓保鏢的角色、故事之喜劇性的結束——都使得「再見南國」顯現得不十

分成熟。

軍事方面在集子內也有代表——鍾延豪的「金排附」。對這篇以金門軍營基地爲背景，以新被派去的青年軍官與一位老士官的關係爲主題的小說，編者說道：「成功之處是選擇了兩個完全相對的角色，在故事進行中不斷展現令人訝異、緊張的場景。」但我本人總覺得作者並沒表現出什麼中心思想，令讀者看完了之後得不到結論。而技巧方面因老兵的心理表現，顯露得不够透澈，青年人則相反，有點太誇張，有些欠真實性。作者如果在某些地方用如意識流一類的技巧，或許會好些。

集內另有三篇雖然都很有意思，但爲了不同的理由，我在此不願加以較仔細的批評：

葉言都的「高卡檔案」是一篇試驗性的科幻小說。這一類的文學作品當前似乎很受重視，但是我完全是外行，只看過Isaac Asimov的一兩篇，連電影「二〇〇一年」也未曾看過（Star Wars）「星球大戰」我是看過，但完全是在小孩兒的催促之下，而我喜歡的一面恐怕只有音樂。因此我雖然讀得很有興趣，但對其得失，實在不便置評。

胡迪菁著的「譚靜」則完全不同。我近年來所看過

大陸的「傷痕小說」起碼有一、二十篇，印象總是不好。雖然明明知道在大陸這類作品——當前在大陸已經不大受歡迎了——是一種精神上的悲劇浮化，且文藝水準太低，加上千篇一律的現象，評價無法太高。

廖蕾夫的「竹仔開花」對我來說是「問題小說」，原因很簡單：因方言用得太多，讀起來太吃力，無從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因此留給本地人作分析和批評。至於張貴興的「草原王子」，體裁比較新鮮、可讀性很高，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甚至於衝突，描寫得很為突出，故事的結構也很緊湊，應當是一篇受讀者歡迎的作品。據我看來，張貴興是一位有才氣的「新」作家。

五

現在只剩五篇，而這五篇我認為可以多說幾句。

從內容與形式各方面來看，黃凡的「賴索」，是一篇真正創新的作品，也因此要算是這本選集中最重要的一篇作品。「賴索」得到去年時報文學獎小說獎的第一名後，聽說不但引起海內外的注意，也很受文

藝界的重視，我想這是理所當然的。

作者把主人翁「賴索」的一生——未滿七個月就落地，日據下的貧苦童年、黯淡的中學生活、青春期無聊的工作、參加「臺灣民主進步同盟」、被捕、坐牢、出獄後成家立業、直到五十一歲做了一生最大的夢想——以時空跳躍的方式，加上內心的獨白及對偶發的大小事件的描寫，來反映臺灣在這幾十年來各方面的演變。其實，這篇內涵和時空都很複雜的小說，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評介清楚：它不但內容又豐富又大膽，文筆、結構也非常特出；它既是一篇政治小說，也是一篇心理小說；同時更可說是預示八十年代新的文學形式的創始小說。

陳若曦在國內外的聲望不比白先勇低，而像白先勇的「夜曲」一樣，「城裏城外」不能算是陳氏的力作。這個看法我猜想編者季季不會反對，由於她的「評介」，我只能猜測而已；因為它「既不評又不介」，使我聯想到英語中的一句俗話：If you can't say anything good,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若沒有好話可說，乾脆不說）。在四頁的「評介」內，編者只用不到兩句話極簡單地指出該篇的地理及時間

背景，其餘的篇幅大部份是敘述陳若曦去年在臺北的經歷。讀完陳作（已是第二次）和「評介」後，我所得到的結論是該篇之所以被選入集是在藝術條件之外。那麼它最大的問題何在呢？可以借編者季季在另一篇「評介」所用的話來說：

小說家在取材和寫作時，必須抱有史學家的態度。但小說畢竟是多項因素組合的藝術，不是純粹而率直的史料記錄，所以小說的主題最好若有若隱；以文字和技巧加以反諷、影射、象徵，不要把主題赤裸裸、硬繃繃的明顯出來。

在「城裏城外」，陳若曦不但把主題「赤裸裸、硬繃繃的明顯出來」，小說的「啓示」也顯得有點像說教，角色描寫與諷刺之處太突出；總之，作者在本篇失去她在如「耿爾在北京」一類的小說之輕描淡寫的特色。

讀者若以爲我以上的評論有點太苛，我應當在此說明我一向是陳若曦很忠實的讀者，認爲她的文學成就非常大。陳若曦是個人道主義者，也非常愛國，她對中華民族的任務感（sense of mission），跟蘇

聯的索善尼辛（solzhnitsyn）很相似。更進一步說，兩位作者在寫作方面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即他們的任務感愈強，文學作品愈與文學原則脫離關係，讀者的反應則愈壞。以「城裏城外」爲例：取材本身是沒有問題，相反的是很有吸引力的，也是很好的小說材料。對我本人來說，因爲作者所述的事情我也親眼看過，所描寫的人物我也認識不少（裏頭大概沒有我的影子吧），我特別感興趣的，只不過希望文學成份（或說虛構成份）增加，作者所欲展現的啓示應多予隱藏，讓讀者憑自己的分析本能判斷作者的意思，這樣可能更有效。

東方白的「奴才」，多少也顯示跟「城裏城外」同樣的問題，但沒有陳著那麼嚴重。就像編者所指出，此篇的作者以敘述者介紹故事的開端寫得並不好，因此影響了整篇的氣氛。像亞里士多德所說，每一篇——他指的是戲劇——必須有開場、中間、及收場；那麼，小說也必須有開端、中間、及結局，而開端及結局對讀者來說都非常重要，要寫得好，否則「中間」無論寫得多麼精彩，多麼有趣，整篇所留下的印象難免爲之遜色。幸而，「奴才」的開端及結局都很短

，而中間那部份最有分量，儘管不依這樣的原則，不但對故事沒有損失，反而小說會顯得更好。

阿富是一個七十多歲可愛又可憐、能引起讀者的同情，也能引起讀者的憤怒的老奴才。他的思想、他的忠心、他一生的悲劇的描寫，使他在故事的進程中成爲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阿富這個角色的成功是「奴才」的成功，也就是東方白的成功。本篇的主題從否定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表露了舊社會奴才制度的邪惡性，但從肯定的角度來看，也是對人類的尊嚴，人與人之間的愛戴的一種斷言。

吳念真的「病房」則不同，它是一篇在情感上使讀者看畢後覺得心酸和憤慨的作品。主角明良是個礦山工人，腦子裏滿裝着聽天由命的思想，一生都不斷地掙扎在死亡線上，做一天的工，賺一天的工錢，就能吃一天的飯。一旦得病，一切都完了，連家都養活不了。這是什麼生活？一般讀者對此問題的答案也許是：「這簡直不是人的生活，乾脆死掉就算了」。但明良不會這麼想，他不願意死。如果讀者認爲這種生活他已經習慣了，那種想法就太簡單了，沒有留意到人性 and 自尊。明良之所以不想死，他之願意與世繼續

奮鬥，不外乎下面的兩個原因：○他若死了，他家人怎麼辦？○誰——不管什麼階層的人，生活多麼苦的人，年齡多大的人——雖然明知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結果，還是不甘心去死。

在該篇的「評介」內，編者用了不少篇幅把工人地區醫院可怕的現狀、醫生的缺乏加以說明，甚至于提供了一些改良的方法，云云。從社會問題的立場來看「病房」，也許可以說是它的重點。但它的文學功效並不只在於此。吳念真文筆的成功是在事物的描寫，明良及其他人物之較爲單純的思想，生活的痛苦及其所產生的若干問題的描述。我認爲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部份是明良在最後以希望爲刺激，以自己 and 同行兄弟們生活的改善爲目標，所遭遇到極痛苦的內在衝突而終於受到大家的憎恨的描述。

從臺灣北部的礦區到「香格里拉」有相當長的距離。我很主觀地認爲：王禎和的「香格里拉」雖不是「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裏最重要的一篇文學作品，但寫得好，不失王禎和以前作品的水準則可以肯定。我從頭至尾看得愛不釋手，緊接着又看了一遍。這是一篇與「嫁粧一牛車」不同形式而一樣成功的小說，

是百讀不厭、無時間性的文學作品。

母子間的愛、長輩把一生的指望都放在兒子的身上、窮人受社會的冷眼，以及這些問題所引起的心理上的矛盾都不能算是過於獨特的文學材料。獨特的是作者在文字結構各方面的交代，把「香格里拉」的取材放於文學修養比較差的作家之手裏，這篇恐怕就成為哭哭啼啼的鬧劇，不會像如今那麼親切，那麼會引致讀者的共鳴。

關於這篇小說的優點與缺點，編者在「評介」內已提出了兩篇專門評析「香格里拉」的文章（我都未曾讀過），我因之不在此贅言。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人士仔細研究這篇重要的小說，也一定會有更多讀者渴望王禎和此後多寫點小說。

六

我今後會不會再花時間看很多這類由不同作家編成的小說集，我不敢確定，但這次細讀了「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後，六十九年的「年度小說選」，我是一定會看的。屆時也許再把感想寫下來。

——轉載自六九·八·十五臺灣時報副刊

探索文學，即在探索人的心靈勝境，歷遍千山萬水，有時亦不如一睹人的胸中丘壑。下面五種書是別具一格的文學的觀光指南，帶你一窺當代所有著名作家的藝術堂奧，是國內最實際的批評文集：

一、文學探索	林柏燕 著	五十元
二、書評與文評	思 兼 著	五十元
三、橄欖樹	周 寧 著	四十五元
四、第三隻眼	田夏仁等著	四十五元
五、文學評論	第一集	一〇〇元
	第二集	一〇〇元
	第三集	一〇〇元
	第四、五集	各 二〇〇元
	第六集	二〇〇元

各書直購九折，訂戶八折。
請劃撥一九二七四
書評書目社帳戶。